





容齋續筆序

是書先已成十六卷淳熙十四年八月在禁林日入侍



至尊壽皇聖帝清閒之燕

聖語忽云近見甚齋隨筆邁竦而對曰是臣所著容齋隨筆無足采者

上曰朕有好議論邁起謝退而詢之乃婺女所刻賈人販鬻于書坊中貴人買以入遂塵乙覽書生遭遇可謂至榮因復哀臆說綴于

後懼與前書相亂故別以一二數而目曰續
亦十六卷云紹熙三年三月十日邁序

容齋續筆目錄

第一卷 十八則

顏魯公

戒石銘

雙生子

李建州

侍從官

存亡大計

唐人詩不傳

泰誓四語

重陽上巳改日

田宅契券取直

公子奚斯

唐藩鎮幕府

文中子門人

晉燕用兵

李衛公帖

王孫賦

漢郡國諸官

漢獄名

第二卷 十八則

權若訥馮解

歲旦飲酒

存歿絕句

湯武之事

張釋之傳誤

張于二廷尉

漢唐置郵

龍且張步

義理之說無窮

開元五王

巫蠱之禍

唐詩無諱避

李晟傷國體

元和六學士

二傳誤後世

卜子夏

父子忠邪

蘇張說六國

第三卷 十八則

一定之計

秋興賦

太史慈

謚法

漢文帝受言

丹青引

詩國風秦中事

詩文當句對

東坡明正

臺諫不相見

執政四入頭

無望之禍

燕說

折檻行

朱雲陳元達

杜老不忘君

栽松詩

烏鵲鳴

第四卷 十七則

淮南守備

周世宗

竇正固

鄭權

黨錮牽連之賢

漢代文書式

資治通鑑

弱小不量力

田橫呂布

中山宜陽

相六畜

卜筮不同

日者

柳子厚黨叔文

漢武心術

禁天高之稱

宣和冗官

第五卷 十三則

秦隋之惡

漢唐二武

玉川子

銀青階

買馬牧馬

杜詩用字

唐虞象刑

崔常牛李

盜賊怨官吏

作詩先賦韻

后妃命數

公為尊稱

臺城少城

第六卷 十五則

嚴武不殺杜甫

王嘉薦孔光

朱溫三事

文字潤筆

漢舉賢良

戊為武

怨耦曰仇

說文與經傳不同

周亞夫

煬王煬帝

鄭莊公

百六陽九

左傳易筮

鍾繇自劾

大義感人

第七卷 十七則

田租輕重

女子夜績

淮南王

薛國久長

建除十二辰

俗語筭數

伍文用事

五十絃瑟

遷回用疑字

借亂的對

月不勝火

靈臺有持

董仲舒灾異對

李正已獻錢

宣室

昔昔鹽

將帥當專

第八卷 十五則

著龜卜筮

地名異音

韓嬰詩

五行衰絕字

漢表所記事

蕭何給韓信

彭越無罪

蜘蛛結網

孫權稱至尊

康山讀書

列國城門名

緇塵素衣

去國立後

詩詞改字

姑舅為婚

第九卷 十四則

三家七穆

貢薛韋康

兒寬張安世

深溝高壘

生之徒十有三

臧氏二龜

有扈氏

太公丹書

漢景帝

蕭何先見

史漢書法

薄昭田蚡

文字結尾

國初古文

第十卷 十七則

經傳煩簡

曹參不薦士

漢初諸將官

漢官名

漢唐輔相

漢武留意郡守

苦蕒菜

唐諸生束脩

范德孺帖

民不畏死

天下有奇士

易卦四德

孫堅起兵

孫權封兄策

喻年改元

賊臣遷都

輿地道里誤

第十一卷 十五則

古錚于

孫玉汝

唐人避諱

高錡取士

兵部名存

武官名不正

名将晚謬

唐帝稱太上皇

楊諒注荀子

昭宗相朱朴

楊國忠諸使

祖宗朝宗輔

百官避宰相

百官見宰相

東坡自引所為文

第十二卷 十二則

婦人英烈

無用之用

龍筋鳳髓判

唐制舉科目

淵有九名

東坡論莊子

列子書事

天生對偶

銅雀灌硯

崔斯立

漢書注冗

古跡不可考

第十三卷 十四則

科舉恩數

下第再試

試賦用韻

正元制科

胎子錄

金花帖子

物之大小

郭令公

紀年兆祥

民俗火葬

太史日官

汲冢周書

曹子建論文

雨水清明

第十四卷 十七則

尹文子

帝王訓儉

用計臣為相

州縣牌額

盧知猷

忌諱忌惡

陳涉不可輕

士勾韓厥

孔墨

玉川月蝕詩

詩要點檢

周蜀九經

冢宰治內

宰相爵邑

揚子一毛

李長吉詩

子夏經學

第十五卷 十三則

紫閣山村詩

李林甫秦檜

注書難

書易脫誤

南陔六詩

紹聖廢春秋

王韶熙河

書籍之厄

逐貧賦

澗松山苗

男子運起寅

宰我作難

古人占夢

第十六卷 十六則

高德儒

唐朝士俸微

計然意林

思穎詩

劉蕡下第

酒肆旗望

賢宰相遭讒

宋齊丘

鹹杙子

月中桂兔

唐二帝好名

周禮非周公書

醉尉亭長

三易之名

忠臣名不傳

唐人酒令

凡二百四十九則

容齋續筆目錄

容齋續筆卷第一十八則

顏魯公

顏魯公忠義大節照映今古豈唯唐朝人士罕見比倫自漢以來殆可屈指也考其立朝出處在明皇時為揚國忠所惡由殿中侍御史出東都平原肅宗時以論太廟築壇事為宰相所惡由御史大夫出馮翊為李輔國所惡由刑部侍郎貶蓬州代宗時以言祭器不飭元載以為誹謗由刑部尚書貶陝州德宗



時不容於楊炎由吏部尚書換東宮散秩盧
杞之擅國也欲去公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公
往見之責其不見容由是銜恨切骨是時年
七十有五竟墮杞之詭計而死議者痛之嗚
呼公既知杞之惡已盍因其方鎮之間欣然
從之不然則高舉遠引挂冠東去杞之所甚
欲也而乃眷眷京都終不自為去就以蹈危
機春秋責備賢者斯為可恨司空圖隱於王
官谷柳璨以詔書召之圖陽為衰野墮笏失

儀得放還山璨之姦惡過於杞圖非公比也
卒全身於大亂之世然則公之委命賊手豈
不大可惜也哉雖然公因困於淮西屢折李
希烈卒之捐身徇國以激四海義烈之氣正
元反正實為有助焉豈天欲全畀公以萬世
之名故使一時墮於橫逆以成始成終者乎

戒石銘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太宗皇帝書此以賜郡國立於聽事之南謂

之戒石銘案成都人景煥有野人間話一書
乾德三年所作其首篇頌令箴載蜀王孟昶
為文須諸邑云朕念赤子肝食宵衣言之令
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理
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
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
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
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思
凡二十四句昶區區愛民之心在五季諸僭

偽之君為可稱也但言語皆不工唯經表出
者詞簡理盡遂成王言蓋詩家所謂奪胎換
骨法也

雙生子

今時人家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為長謂受
胎在前或以先生者為長謂先後當有序然
固有經一日或亥子時生則弟乃先兄一日
矣辰時為弟巳時為兄則弟乃先兄一時矣
按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立適以長不以賢

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云子謂左右媵及
姪弟之子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
立姪其雙生也質家据見立先生文家据本
意立後生乃知長幼之次自商周以來不同
如此

李建州

建安城東二十里有梨山廟相傳為唐刺史
李公祠予守郡日因作祝文曰亟回哀眷書
吏持白回字犯相公名請改之蓋以為李回

也後讀文藝李頔傳懿宗時頔為建州刺史
以禮法治下時朝政亂盜興相椎斂而建賴
頔以安卒官下州為立廟梨山歲祠之乃證
其為頔繼往禱而祝之云俟獲感應則當刻
石紀實已而得雨遂為作碑偶閱唐末人石
文德所著唐朝新纂一書正紀頔事云除建
州牧卒於郡曹松有詩悼之曰出旌臨建水
謝世在公堂苦集休藏篋清資罷轉郎瘴中
無子莫嶺外一妻孀恐是浮吟骨東歸就故

鄉其身後事落拓如此傳又云頓喪歸壽昌父老相與扶柩葬之天下亂盜發其冢縣人隨加封掩則無後可見云稽神錄載一事亦以為回徐鉉失於不審也

侍從官

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為侍從官令文所載也紹興三十一年元顏亮死于廣陵車駕將幸建康從官列銜上奏乞同班入對時湯岐公以大觀文為行宮留守寄聲欲聯

名衆以名位不同為辭岐公曰思退亦侍從也然竟不克從紹熙二年吏部鄭尚書僑上章乞薦士詔令在內近臣臺諫在外侍從各舉六人堪克朝士者吏部遍牒但及內任從官與在外待制以上而前宰相執政皆不預安有從官得薦人而舊弼乃不然有司之失也

存亡大計

國家大策係於安危存亡方變故交切幸而

有智者陳至當之謀其聽而行之當如捧漏
甕以沃焦釜而愚荒之主暗於事幾且惑於
諛佞孱懦者之言不旋踵而受其禍敗自古
非一事也曹操自將征劉備田豐勸袁紹襲
其後紹辭以子疾不行操征烏戎劉備說劉表
襲許表不能用後皆為操所滅唐兵征王世
充於洛陽竇建德自河北來救太宗屯虎牢
以扼之建德不得進其臣凌敬請悉兵濟河
攻取懷州河陽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

津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關中駭震則
鄭園自解諸將曰凌敬書生何為知戰事其
言豈可用建德乃謝敬其妻曹氏又勸令乘
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西抄關中唐
必還師自救鄭園何憂不解建德亦不從引
衆合戰身為人擒國隨以滅唐莊宗既取河
北屯兵朝城梁之君臣謀數道大舉令董璋
引陝虢澤潞之兵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
兵寇鎮定王彥章以禁軍攻鄆州段凝以大

軍當莊宗莊宗聞之深以為憂而段凝不能
臨機決策梁主又無斷遂以致亡石敬瑭以
河東叛耶律德光赴救敗唐兵而圍之廢帝
問策於群臣時德光兄贊華因爭國之故亡
歸在唐吏部侍郎龍敏請立為契丹主令天
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
露檄言之虜必有內顧之慮然後選募精銳
以擊之此解圍一策也帝深以為然而執政
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唐遂以亡

皇家靖康之難胡騎犯闕孤軍深入後無重
援亦有出奇計乞用師擣燕者天未悔禍噬
齊弗及可勝歎哉

唐人詩不傳

韓文公送李礎序云李生溫然為君子有詩
八百篇傳詠於時又盧尉墓誌云君能為詩
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
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任登封尉盡寫所為
詩投留守鄭餘慶鄭以書薦於宰相觀此則

李盧二子之詩多而可傳又裴迪與王維同賦輞川諸絕載於維集此外更無存者杜子美有寄裴十詩云知君苦思緣詩瘦乃迪也其能詩可知今考之唐史藝文志凡別集數百家無其書其姓名亦不見於他人文集諸類詩文中亦無一篇白樂天作元宗簡集序云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至悼其死曰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謂其古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怪今世知其名者寡矣而况

於詩乎乃知前賢遺稿湮沒非一真可惜也

秦誓四語

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氏傳所引者杜預輒注為逸書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云秦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下而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興廉舉孝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

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注釋至于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為證今之泰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今不復可考

重陽上巳改日

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為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且上巳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亦為未盡也唯東坡公有菊花開時即重陽之語故記其在海南執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云

田宅契券取直

隋書志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為常以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欲為懲勸雖以此為辭其實利在侵削也今之牙契投稅正出於此田宅所係者大奉行唯謹至於奴婢馬牛雖著於令甲民不復問然官所取過多并郡

邑導行之費蓋百分用其十五六又皆買者獨輸故為數多者率隱減價直賒立歲月坐是招激訐訐頃嘗因奏對上章乞蠲其半使民不作偽以息爭則自言者必多亦以與為取之義既下有司而戶部引條制沮其說

公子奚斯

闕宮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其辭只謂奚斯作廟義理甚明鄭氏之說亦云作姜嫄廟也而揚子法言乃曰正考甫嘗晞尹吉甫公

子奚斯晞正考甫宋咸注文以謂奚斯慕考甫而作魯頌蓋子雲失之於前而宋又成其過耳故吳祕又巧為之說曰正考甫商頌蓋美禘祀之事而奚斯能作閔公之廟亦晞詩之教也而魯頌美之於義迂矣司馬溫公亦以謂奚斯作闕宮之詩兼正考甫只是得商頌於周大師耳初非自作也班固王延壽亦云奚斯頌魯後漢曹褒曰奚斯頌魯考甫詠商注引薛君韓詩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

皆相承之誤

唐藩鎮幕府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置為重觀韓文公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赴河陽幕序可見禮節然其職甚勞苦故亦或不屑為之杜子美從劔南節度嚴武辟為參謀作詩二十韻呈嚴公云胡為來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大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

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會希全物色時放倚
梧桐而其題曰遣悶意可知矣韓文公從徐
州張建封辟為推官有書上張公云受牒之
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節目十餘事來其中
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歸非有疾
病事故輒不許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
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
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苟如此則
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杜韓之旨大略相似

云

文中子門人

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正觀時知名卿相而
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
最所稱高第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
璋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在唐史有列傳蹤跡
甚為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於隋不肯仕
聞唐高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
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

在丁丑戊寅歲中丁丑為大業十三年又為
義寧元年戊寅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
遇害於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
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
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
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為大
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
既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
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次子福時

所錄云杜淹為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
予按淹以正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即
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於史如此故
或者疑為阮逸所作如所謂薛收元經傳亦
非也

晉燕用兵

萬事不可執一法而兵為甚晉文公圍曹攻
門者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
之謀曰稱舍於墓言若將發冢者師遷焉曹

人完惧因其完而攻之遂入曹燕將騎劫攻
齊即墨田單縱反間言吾惧燕人掘吾城外
冢墓燕軍乃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皆
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已而果敗燕軍觀
晉燕之所以用計則同而其成敗頓異者何
邪晉但舍於墓陽若將發冢故曹人惧而燕
貞為之以激怒齊人故爾

李衛公帖

李衛公在外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

公有書答謝之曰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雖有
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閣老至
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
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恤資
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
窮悴終日若飢唯恨垂沒之年須作餒而之
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藥物陳衰又無醫人委
命信天幸而自活書後云閏十一月二十日
從表兄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侍郎

十九弟案德裕以大中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馬貶崖州所謂閏十一月正在三年蓋到崖才十餘月爾而窮困苟生已如是唐書本傳云貶之明年卒則是此書既發之後旋踵下世也當是時宰相皆其怨仇故雖骨肉之親平生之舊皆不敢復通音問而某侍郎至於再遣專使其為高義絕俗可知惜乎姓名不可得而考耳此帖藏禁中後出付祕閣今勒石于道山堂西紹興中趙忠簡公亦謫朱崖

士大夫畏秦氏如虎無一人敢輒寄聲張淵道為廣西帥屢遣兵校持書及藥石酒麪為餽公嘗答書云鼎之為已為人一至於此其述酸寒苦厄之狀略與衛公同既而亦終於彼手札今尚存于張氏姚崇曾孫勗為李公厚善及李譖逐摘索支黨無敢通勞問既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勗數饋餉候問不傳時為厚薄其某侍郎之徒與

王孫賦

王延壽王孫賦載於古文苑其辭有云顏狀類乎老翁軀體似乎小兒謂猴也乃知杜詩顏狀老翁為蓋出諸此

漢郡國諸官

西漢鹽鐵膳羞陂湖工服之屬郡縣各有司局幹之其名甚多然居之者罕嘗見於史傳今略以地理所載言之凡鐵官三十八鹽官二十九工官九皆不暇紀其處自餘若京兆有船司空為主船官大原有桐馬官主牧馬

元名家
馬官

遼東有牧師官交趾有羞官南郡有發弩官嚴道有木官丹陽有銅官桂陽有金官南海有滙浦官南郡江夏有雲夢官九江有陂官湖官胸忌魚腹有橘官鄱陽黃金采主采金亦有官在內則奉常之均官食官司農之幹官少府之大官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尊官主擇米如是者蓋有百數

漢獄名

漢以廷尉主刑獄而中都它獄亦不一宗正

屬官有左右都司空鴻臚有別火令丞郡邸
獄少府有若盧獄令考工共工獄執金吾有
寺互都船獄又有上林詔獄水司空掖受祕
獄暴室請室居室徒官之名張湯傳蘇林曰
漢儀注獄二十六所東漢志云孝武帝所置
世祖皆省之東漢洎唐雖鞫囚非一處然不
至如其多

國朝但有大理及臺獄元豐紹聖間蔡確章
子厚起同文館獄之類非故事也 一卷終

容齋續筆卷第二十八則

權若訥馮解

唐中宗既流殺五王再復武氏陵廟右補闕
權若訥上疏以為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能
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削之無益於淳化
存之有光於孝理又神龍制書一事以上竝
依正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奏
手制褒美

欽宗在位懲王安石蔡京之誤國政事悉以

仁宗為法左諫議大夫馮澥上言

仁宗皇帝陛下之高祖也

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孫之心寧有厚薄
王安石司馬光皆天下之大賢其優劣等差
自有公論願無作好惡允執厥中則是非自
明矣詔榜朝堂侍御史李光駁之不聽復為
右正言崔鷗所鷗宰相不復問而遷澥吏部
侍郎按若訥與澥兩人議論操持絕相似蓋
澥在崇寧中首上書乞廢

元祐皇后自選人除寺監丞其始終大節不
論可見建炎初元乃超居政地公議憤之

歲旦飲酒

今人元日飲屠蘇酒自小者起相傳已久然
固有來處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值
元日於獄中飲酒曰正旦從小起時鏡新書
晉董勛云正旦飲酒先飲小者何也勛曰俗
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
酒初學記載四民月令云正旦進酒次第當

從小起以年小者起先唐劉夢得白樂天元
日舉酒賦詩劉云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
白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白又有歲假
內命酒一篇云歲酒先拈辭不得被君推作
少年人顧况云不覺老將春共至更悲携手
幾人全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讓少年
裴夷直云自知年幾偏應少先把屠蘇不讓
春儻更數年逢此日還應惆悵羨他人成文
幹云戴星先捧祝堯觴鏡裏堪驚兩鬢霜好
是燈前偷失笑屠蘇應不免先嘗方干云絕
酌屠蘇定年齒坐中皆笑髮毛斑然則尚矣
東坡亦云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
蘇其義亦然

存歿絕句

杜子美有存歿絕句二首云席謙不見近彈
棊畢曜仍傳舊小詩王局他年無限笑白揚
今日幾人悲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
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騁駟每

篇一存一歿蓋席謙曹霸存畢鄭歿也黃魯直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一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西風吹淚古藤州乃用此體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近歲新安胡仔著漁隱叢話謂魯直以今時人形入詩句蓋取法於少陵遂引此句實失於詳究云

湯武之事

湯武之事古人言之多矣惟漢轅固黃生爭

辯最詳黃生曰湯武非受命廼殺也固曰不然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今桀紂雖失道君上也湯武雖聖神臣下也反因過而誅之非殺而何景帝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顏師古注云言湯武為殺是背經義故以馬肝為喻也東坡志林云武王非聖人

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至孟軻始亂之使當時有良史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可謂至論然予切考孔子之序書明言伊尹相湯伐桀成湯效桀于南巢武王伐商武王勝商殺受各蔽以一語而大指皦如所謂六執折衷無待於良史復書也

張釋之傳誤

漢書紀傳志表矛盾不同非一然唯張釋之為甚本傳云釋之為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欲免歸中郎將袁盎惜其去請徙補謁者後拜為廷尉逮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而百官公卿表所載文帝即位三年釋之為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歐為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張于二廷尉

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人自以不冤此漢史所稱也兩人在職皆十餘年周勃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使以公主為證太后亦以為無反事乃得赦出釋之正為廷尉不能救但申理犯蹕盜環一二細事耳揚惲為人告驕奢不悔過下廷尉按驗始得所餘子孫會宗書定國當惲大逆無道

惲坐要斬惲之罪何至於是其徇主之過如此傳所謂決疑平法務在哀矜者果何為哉

漢唐置郵

趙充國在金城上書言先零罕羗事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其計案金城至長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返倍之中間更下公卿議臣而自上書至得報首尾才七日唐開元十年八月己卯夜權楚璧等作亂時明皇幸洛陽相去八百餘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

如京師按問宣慰首尾才三日置郵傳命既如此其速而廷臣共議蓋亦未嘗淹久後世所不及也

龍且張步

韓信擊趙李左車勸陳餘勿與戰餘曰今如此避弗擊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遂與信戰身死國亡是時信方為漢將始攻下魏代威聲猶未暴白陳餘易之尚不足訝及滅趙服燕則關東六國既定其四矣信伐齊楚使

龍且來救或言漢兵不可當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不足畏也何為而止一戰而沒項隨以亡耿弇討張步斬其大將軍費邑走邑之弟敢進攻西安臨淄拔其城又走其弟藍勢如破竹先是弇已破尤來大槍延岑彭寵富平獲索矣時步所盜齊地大半為弇所得然步猶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弇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摧乎竟出兵大戰兄弟成禽兵法云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龍且張步豈復識此哉
梁臨川王宏伐魏魏元英禦之宏停軍不前
魏人勸英進據洛水英曰蕭臨川雖駭其下
有良將常裴之屬未可輕也宜且觀形勢勿
與交鋒宏卒敗兵退英之職見非前人可比也
然遂進軍圍鍾離魏邢巒以為不可魏主召
使還英表稱必克為曹景宗常叡所挫失亡
二十餘萬人智於前而昧於後為可恨耳

義理之說無窮

經典義理之說最為無窮以故解釋傳疏自
漢至今不可槩舉至有一字而數說者姑以
周易革卦言之己日乃孚革而信之自王輔
嗣以降大抵謂即日不孚己日乃孚己字讀
如矣音蓋其義亦止如此耳唯朱子發讀為
戊己之己予昔與易僧曇瑩論及此問之曰
或讀作己音紀日如何瑩曰豈唯此也雖作
己音似日亦有義乃言曰天元十干自甲至
已然後為庚庚者革也故己日乃孚猶云從

此而革也十二辰自子至巳六陽數極則變而之陰於是為午故巳日乃孚猶云從此而變也用是知好奇者欲穿鑿附會固各有說云

開元五王

唐明皇兄弟五王兄申王撝以開元十二年寧王憲邠王守禮以二十九年弟岐王範以十四年薛王業以二十二年薨至天寶時已無存者楊太真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

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鬪風李商隱詩云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皆失之也

巫蠱之禍

漢世巫蠱之禍雖起於江充然事會之來蓋有不可曉者武帝居建章宮親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閉長安城門大索十一日巫蠱始起又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

持杖欲擊已乃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此兩事可謂異矣木將腐蠹實生之物將壞蠹實生之是時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殺李陵所謂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由心術既荒隨念招妄男子木人之兆皆迷不復開則謫見於天鬼瞰其室禱之所被以妻則衛皇后以子則戾園以兄子則屈釐以女則諸邑陽石公主以婦則史良娣以孫則史皇孫骨肉之酷如此豈復顧他人哉且兩充之譖也

唐詩無諱避

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復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如白樂天長恨歌諷諫諸章元微之連昌宮詞始末皆為明皇而發杜子美尤多如兵車行前後出塞

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
別哀王孫悲陳陶哀江頭麗人行悲青阪公
孫舞劍器行終篇皆是其它波及者五言如
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
誅褒妲是時妃嬪戮連為糞土叢中宵焚九廟
雲漢為之紅先帝正好武寰海未調枯拓境
功未已元和辭大鑪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
行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南內開元曲
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座涕潺湲御氣

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
桃須為下殿走不可好樓居固無牽白馬幾
至著青衣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兵氣凌
行至妖星下直廬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鬪雞初賜錦舞馬
更登林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殿瓦鴛鴦
圻宮簾翡翠虛七言如關中小兒壞紀綱張
后不樂上為忙天子不在咸陽宮得不哀痛
塵再蒙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

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羌連白蠻豈謂盡
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如此之類不能
悉書此下如張祐賦連昌宮元日仗千秋樂
大酺樂十五夜灯熱戲樂上巳樂邠王小管
李謨笛退宮人玉環琵琶春鶯轉寧哥來容
兒鉢頭邠娘羯鼓耍娘歌悖孛兒舞華清宮
長門怨集靈臺阿鵠湯馬嵬歸香囊子散花
樓雨霖鈴等三十篇大抵詠開元天寶間事
李義山華清宮馬嵬驪山龍池諸詩亦然今
之詩不敢爾也

李晟傷國體

將帥握重兵居閫外當國家多事時其奉上
承命尤當以恭順為主唐李晟在德宗朝破
朱泚復長安功名震耀蓋杜稷宗臣也然嘗
將神策軍戍蜀及還以營妓自隨節度使張
延賞追而返之由是有隙晟既立大功上召
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乃止
後歲餘上命韓滉諭旨於晟使釋然滉因使

晟表薦延賞遂為相然則輔相之拜罷皆大
將得制之其傷國體甚矣德宗猜忌刻薄渠
能釋然晟之失兵柄正緣此耳

國學武成王廟本列於十哲乾道中有
旨退於從祀

壽皇聖意豈非出此乎

元和六學士

白樂天分司東都有詩上李留守相公其序
言公見過池上汎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

成四韻後兩聯云白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
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此詩蓋與李絳者
其詞正紀元和二年至六年事予以其時考
之所謂五相者裴均王涯杜元穎崔羣及絳
也紹興二十八年三月予入館明年八月除
吏部郎官一時同舍祕書丞虞雍公并甫著
作郎陳魏公應求祕書郎史魏公直翁校書
郎王魯公季海皆至宰相汪莊敏公明遠至
樞密使恩數與宰臣等甚類元和事云

二傳誤後世

自左氏載石碣事有大義滅親之語後世援以為說殺子孫害兄弟如漢章帝廢太子慶魏孝文殺子太子恂唐高宗廢太子賢者不可勝數公羊書魯隱公威公事有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之語後世援以為說廢長立少以妾為后妃如漢哀帝尊傅昭儀為皇太后光武廢太子彊而立東海王陽唐高宗廢太子忠而立孝敬者亦不可勝數

卜子夏

魏文侯以卜子夏為師按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年後一年元王立歷正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為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為大夫二十二年而為侯又十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為諸侯師豈可然乎

父子忠邪

漢王氏擅國王章梅福嘗言之唯劉向勤勤
狼狽上封事極諫至云事執不兩大王氏與
劉氏亦且不並立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
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阜隸為後嗣憂昭
昭甚明其言痛切如此而子歆乃用王莽舉
為侍中為莽典文章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
漢宰衡之名皆所共謀馴致攝篡卒之身亦
不免魏陳矯事曹氏三世為之盡忠明帝憂
杜稷問曰司馬懿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

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懿竟竊國柄至孫
炎篡魏為晉而矯之子騫乃用佐命勲位極
公輔晉郝愔忠於王室而子超黨於桓氏為
溫建廢立之謀超死愔哀悼成疾後見超書
一箱悉與溫往反密計遂大怒曰小子死恨
晚更不復哭晉史以為有大義之風向矯愔
之忠如是三子不勝誅矣

蘇張說六國

蘇秦張儀同學於鬼谷而其從橫之辯如水

炭水火之不同蓋所以設心者異耳蘇欲六國合從以擯秦故言其疆謂燕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謂趙地亦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謂韓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韓卒之勇一人當百謂魏地方千里卒七十萬齊地方二千餘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至於張儀則欲六國為橫以

事秦故言其弱謂梁地方不過千里卒不過三十萬韓地險惡卒不過二十萬臨菑即墨非齊之有斷趙右臂黔巫非楚有易水長城非燕有然而六王皆聳聽敬從舉國而付之未嘗有一語相折難者彼皆長君持國之日久逮其臨事乃顧如桔槔隨人俯仰得不危亡幸矣哉且一國之勢猶一家也今夫主一家之政者較量生理名田若干頃歲收穀粟若干執園若干畝歲收桑麻若干邸舍若干

區為錢若干下至牛羊犬雞莫不有數自非
童駮孱愚之人未有不能件析而枚數者何
待於踈遠游客為吾借箸而籌哉苟一以為
多一以為寡將遂挈挈然舉而信之乎鼂錯
說景帝曰高帝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
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分天下半以廣漢之廣
三國渠能分其半此錯欲削諸侯故盛言其
大爾膠西王將與吳反羣臣諫曰諸侯地不能
當漢十二為叛逆非計也是時反者即吳楚
諸齊此膠西臣欲止王之謀故盛言其小爾
二者視蘇張之言疑若相似而用心則否聽
之者惟能知彼知己則善矣

容齋續筆卷第二

容齋續筆卷第三

一定之計

人臣之遇明主於始見之際圖事揆策必有一定之計據以為決然後終身不易其言則史策書之足為不朽東坡序范文正公之文蓋論之矣伊尹起於有莘應湯三聘將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宰相之湯伐夏俾厥后惟堯舜格于皇天傳說在巖野爰立作相三篇之書皎若星日雖史籍久遠不詳

紀其行事而高宗克鬼方伐荆楚嘉靖商邦
禮陟配天載于易之既濟書之無逸詩之商
武商代之君莫盛焉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於
是為允蹈矣管仲以其君霸商君基秦為強
雖聖門羞稱後世所賤然考其為政蓋未嘗
一戾於始謀韓信勸漢祖任天下武勇以城
邑封功臣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傳檄而定
三秦下魏之後請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
糧道西會滎陽至於滅楚無一言不酬鄧禹

見光武於河北知更始無成說帝延攬英雄
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帝與定
計議終濟大業耿弇與光武同討王郎願歸
幽州益發精兵定彭寵取張豐還收富平獲
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常以為落落難合
而事竟成諸葛亮論曹操挾天子令諸侯難
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可與為援而不可圖
荊州用武之國益州沃野千里勸劉備跨有
荊益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及南

方已定則表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已而盡行其說至於用師未戰而身先死則天也房喬杖策謁太宗為記室即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輔成大勳至於為相號令典章盡出其手雖數百年猶蒙其功王朴事周世宗當五季草創之際上平邊策以為唐失吳蜀晉失幽并當知所以平之之術當今吳易圖可撓之地二千里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有也既得江北江之南亦

不難平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候其便則一削以平之世宗用其策功未集而殂至於

國朝掃平諸方先後次第皆不出朴所料獨幽州之舉既至城下而諸將不能成功若乃王安石顓國言聽計從以身任天下之重而師慕商鞅為人苟可以取民者無不盡遂詒

後世之害則在所不論也

秋興賦

宋玉九辯詞云僚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
兮送將歸潘安仁秋興賦引其語繼之曰送
歸懷慕徒之戀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
以歎逝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遭
一塗而難忍蓋暢演厥旨而下語之工拙較
然不侔也

太史慈

三國當漢魏之際英雄虎爭一時豪傑志義
之士礚礚落落皆非後人所能冀然太史慈
者尤為可稱慈少仕東萊本郡為奏曹吏郡
與州有隙州章劾之慈以計敗其章而郡得
直孔融在北海為賊所圍慈為求救於平原
突圍直出竟得兵解蝟之難後劉繇為揚州
刺史慈往見之會孫策至或勸繇以慈為大
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
但使慈偵視輕重獨與一騎卒遇策便前鬪

正與策對得其兜鍪及繇奔豫章慈為策所執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又稱其烈義為天下智士釋縛用之命撫安繇之子經理其家孫權代策使為建昌都尉遂委以南方之事督沿海昏至卒時終年四十一葬于新吳今洪府奉新縣也邑人立廟故事乾道中封靈惠侯予在西掖當制其詞云神蚤赴孔融雅謂青州之烈士晚從孫策遂為吳國之信臣立廟至今作民司命謚一同之言狀擇二

美以建侯庶幾江表之間尚憶神亭之事蓋為是也

謚法

先生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語出表記然不云起於何時今世傳周公謚法故自文王武王以來始有謚周之政尚文斯可驗矣如堯舜禹湯皆名皇甫謚之徒附會為說至於桀紂亦表以四字皆非也周公謚以一字至威烈正定益以兩而衛武公曰叡聖武公見於楚

語孔文子曰正惠文子見於檀弓各三字意
當時尚多有之唐諸帝謚經三次加冊由高
祖至明皇皆七字其後多少不齊代宗以四
字肅順憲以九字餘以五字唯宣宗獨十八
字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
道大孝

國朝祖宗謚十六字唯

神宗二十字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
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蓋蔡京所定也

漢文帝受言

漢文帝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
當刑其女緹縈年十四隨至長安上書願沒
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帝憐悲其意即下令
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議請定律
當斬右止者反弃市笞者杖背五百至三百
亦多死徒有輕刑之名實多殺人其三族之
罪又不乘時建明以負天子德意蒼敬可謂
具臣矣史稱文帝止輦受言今以一女子上

書躬自省覽即除數千載所行之刑曾不留
難然則天下事豈復有稽滯不決者哉所謂
集上書囊以為殿帷蓋凡囊封之書必至前
也

丹青引

杜子美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云先帝天馬玉
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
立閭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
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馬古凡馬

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廷前屹相向至尊含
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悵惆讀者或不曉其
旨以為畫馬奪真圉人太僕所為不樂是不
然圉人太僕蓋牧養官曹及馭者而黃金之
賜乃畫史得之是以惆悵杜公之意深矣又
觀曹將軍畫馬圖云曾見先帝照夜白龍池
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碼碯盤婕妤傳詔才
人索亦此意也

詩國風秦中事

周召二南豳風皆周文武成王時詩其所陳者秦中事也所謂沼沚洲澗之水蘋蘩藻荇之菜疑非所有既化行江漢故并江之永漢之廣率皆得言之歟標有梅之詩不注釋梅而秦風終南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云梅柎也箋云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今之梅與柎異亦非茂木盖毛鄭北人不識梅耳若上林賦所引江籬靡蕪揭車蘘荷蓀若蘋芋之類自是侈辭過實與所謂八川東注太湖者等

也

詩文當句對

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盖起於楚辭蕙烝蘭藉桂酒椒漿桂擢蘭柎斲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如王勃宴滕王閣序一篇皆然謂若襟三江帶五湖控蠻荆引甌越龍光牛斗徐孺陳蕃騰蛟起鳳紫電清霜鶴汀鳧渚桂殿蘭宮鍾鳴鼎食之家青雀黃龍之軸落霞

孤鶩秋水長天天高地迥興盡悲來宇宙盈
虛丘墟已矣之辭是也于公異破朱泚露布
亦然如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卧鼓
偃旗養威蓄銳夾川流而左旋右抽抵丘陵
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驅兕作威
風雲動色乘其蹈藉取彼鯨鯢自卯及酉來
拒復攻山傾河泄霆鬪雷馳自北徂南輿尸折
首左武右文銷鋒鑄鐔之辭是也杜詩小院
回郎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清江碧石

傷心麗嫩藥濃花滿目班書籤藥裏封蛛網
野店山橋送馬蹄戎馬不知歸馬逸千家今
有百家存犬羊曾爛漫宮闕尚蕭條蛟龍引
子過荷芰逐花低干戈况復塵隨眼髮髮還
應雪滿頭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象床玉
手萬草千花落絮遊絲隨風照日青袍白馬
金谷銅駝竹寒沙碧菱刺藤梢長年三老捩
拖開頭門巷荆棘底君臣豺虎邊養拙干戈
全生麋鹿捨舟策馬拖玉腰金高江急峽翠

木蒼藤古廟杉松歲時伏臘三分割據萬古
雲霄伯仲之間指揮若定桃蹊李徑梔子紅
椒庾信羅含春來秋去楓林橘樹復道重樓
之類不可勝舉李義山一詩其題曰當句有
對云密邇平陽接上蘭秦樓鴛瓦漢宮盤池
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但覺游蜂
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鸞三星自轉三山遠
紫府程遙碧落寬其他詩句中如青女素娥
對月中霜裏黃葉風雨對青樓管絃骨肉書
如是者甚多

東坡明正

題對蕙蘭蹊徑花鬚柳眼對紫蝶黃蜂重吟
細把對已落猶開急鼓踈鐘對休燈滅燭江
魚朔鴈對秦樹嵩雲萬戶千門對風朝露夜
東坡明正一篇送于伋失官東歸云子之失
官有為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
兄妻子之為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感於
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感於愛也按戰

國策齊鄒忌為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復問其妾與客皆言徐公不若君之美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東坡之幹旋蓋取諸此然四菩薩閣記云此畫乃先君之所嗜既免喪以施浮圖惟簡曰此唐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者而况於余乎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而其末云軾之以是與子者

見云

執政四入頭

國朝除用執政多從三司使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御史中丞進拜俗呼為四入頭固有盡

歷四職而不用如張文定公

謂仁英朝至神宗初始用王

宣徽之類者趙清獻公自成都召還知諫院大臣言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

府

謂三司使

不為諫官以是知一朝典章其

嚴如此至若以權侍郎方受告即為參樞如

施鉅鄭仲熊者蓋秦檜所用云

無望之禍

自古無望之禍玉石俱焚者釋氏謂之劫數然固自有幸不幸者漢武帝以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七輕重一切皆殺之獨郡邸獄繫者賴丙吉得生隋煬帝令嵩山道士潘誕合鍊金丹不成云無石膽石髓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斬誕其後方

士言李氏常為天子勸帝盡誅海內李姓以煬帝之無道嗜殺人不啻草莽而二說偶不行唐太宗以李淳風言女武當王已在宮中欲取疑似者盡殺之賴淳風而諫止以太宗之賢尚如此豈不云幸不幸哉

燕說

黃魯直和張文潛八詩其二云談經用燕說東棄諸儒傳濫觴雖有罪末派瀾九縣大意指王氏新經學也燕說出於韓非子曰先王

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又引其事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已而誤書舉燭二字非書本意也燕相受書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用之遂以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魯直以新學多穿鑿故有此句

折檻行

杜詩折檻行云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

此篇專為諫爭而設謂婁師德宋璟也人多疑婁公既無一語何得為直臣錢仲伸云朝有關政或婁公不語則宋公語但師德乃是武后朝人璟為相時其亡久矣杜有祭房相國文言羣公間出魏杜婁宋亦併二公稱之詩言先皇意為明皇帝也婁氏別無顯人有聲開光間為不可曉

朱雲陳元達

朱雲見漢成帝請斬馬劍斷張禹首上大怒

曰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御
史遂將雲去辛慶忌叩頭以死爭上意解然

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與輯

集同謂以旌直臣劉聰為劉后起鷄儀殿陳

元達諫聰怒命將出斬之時在逍遙園李中

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即以鎖繞堂下樹左右

曳之不能動劉氏聞之私勅左右停刑手疏

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園為納賢園

堂為媿賢堂兩人之事甚相類雲之免於死

而慶忌即時爭救之故差易為力若元達之

命在須臾間聰之急暴且盛怒何暇延留數

刻而容劉氏得以草疏乎脫使就刎其首或

令武士擊殺亦可何恃於鎖腰哉是為可疑

也成帝不易檻以旌雲直而不能命以一官

乃不若聰之待元達至今宮殿正中一間橫

檻獨不施欄楯謂之折檻蓋自漢以來相傳

如此矣

杜老不忘君

前輩謂杜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未嘗
忘君今略紀其數語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
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夏
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天子亦應厭奔走群
公固合思升平如此之類非一

栽松詩

白樂天栽松詩云小松未盈尺心愛手自移
蒼然澗底色雲濕烟霏霏栽值我年晚長成
君性遲如何過四十種此數寸枝得見成陰

否人生七十稀予治圃於鄉里乾道己丑歲
正年四十七矣自伯兄山居手移穉松數十
本其高僅四五寸植之雲壑石上擁土以為
固不能保其必活也過二十年蔚然成林皆
有干霄之勢偶閱白公集感而書之

烏鵲鳴

北人以烏聲為喜鵲聲為非南人間鵲噪則
喜聞烏聲則唾而逐之至於弦弩挾彈擊使
遠去北齊書奚永洛與張子信對坐有鵲正

鳴於庭樹間子信曰鵲言不善當有口舌事
今夜有喚必不得往子信去後高儼使召之
且云勅喚永洛詐稱墜馬遂免於難白樂天
在江州答元郎中楊員外喜烏見寄白南宮
鶯鶯地何忽烏來止故人錦帳郎聞烏笑相
視疑烏報消息望我歸鄉里我歸應待烏白
頭慙愧元郎誤歡喜然則鵲言固不善而烏
亦能報喜也有和元微之大觜烏一篇云老巫
平生姦計與烏意潜通云此非凡鳥遙見

起敬恭千歲乃一出喜賀主人翁此烏所止
家家產日夜豐上以致壽考下可宜田農按
微之所賦云巫言此烏至財產日豐宜主人
一心惑誘引不知疲轉見烏來集自言家轉
孳專聽烏喜怒信受若長離今日烏則然也
世有傳陰陽局鴉經謂東方朔所著大略言
凡占烏之鳴先數其聲然後定其方位假如
甲日一聲即是甲聲第二聲為乙聲以十千
數之乃辨其急緩以定吉凶蓋不專於一說

也

容齋續筆卷第三

容齋續筆卷第四

十七則

淮南守備

周世宗舉中原百郡之兵南征李景當是時周室方彊李氏政亂以之討伐云若易然而自二年之冬訖五年之春首尾四年至於乘輿三駕僅得江北先是河中李守正叛漢遣其客朱元來唐求救遂仕於唐樞密使查文徽妻之以女是時請兵復諸州即取舒和後以恃功偃蹇唐將奪其兵元怒而降周景械

其妻欲殺之文徽方執政表乞其命景批云
只斬朱元妻不殺查家女竟斬于市郭廷謂
不能守濠州以在家江南恐為唐所種族遣
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則知周師所以久
者景法度猶存尚能制將帥死命故也紹興
之季虜騎犯淮踰月之間十四郡悉陷予親
見泚淮諸郡守盡掃府庫儲積分寓京口云
預被 旨許令移治是乃平時無虞則受
極邊之賞一有緩急委而去之寇退則反了

無分毫絀於吏議豈復肯以固守為心也哉

周世宗

周世宗英毅雄傑以衰亂之世區區五六年
間威武之聲震懾夷夏可謂一時賢主而享
年不及四十身沒半歲國隨以亡固天方授
宋使之驅除然考其行事失於好殺用法太
嚴群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
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此其所短也薛居正
舊史記載翰林醫官馬道元進狀訴壽州界

被賊殺其子獲正賊見在宿州本州不為勘
斷帝大怒遣竇儀乘驛往按之及獄成坐族
死者二十四人儀奉辭之日帝旨甚峻故儀
之用刑傷於深刻知州趙礪坐除名此事本
只馬氏子一人遭殺何至於族誅二十四家
其它可以類推矣

太祖實錄竇儀傳有此事史臣但歸咎於儀
云

竇正固

竇正固漢隱帝相也周世罷政以司徒就第
後范質用此官在中書乃歸洛陽常與編戶
課役正固不能堪訴於留守向拱拱不聽熙
寧初富韓公為相

神宗嘗對大臣稱知河南府李中師治狀公
以中師厚結中人因對曰陛下何從知之中
師銜其沮已及再尹河南富公已老乃籍其
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乃知君子失勢之
時小人得易而侮之如向拱李中師輩固不

乏也

鄭權

唐穆宗時以工部尚書鄭權為嶺南節度使
卿大夫相率為詩送之韓文公作序言權功
德可稱道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
可謂貴而能貧為仁不富之效也舊唐史權
傳云權在京師以家人數多奉入不足求為
鎮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
遺之大為朝士所嗤又薛廷老傳云鄭權云

鄭注得廣州節度權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
京師以酬恩地廷老以右拾遺上疏請按權
罪中人由是切齒然則其為人乃貪邪之士
爾韓公以為仁者何耶

黨錮牽連之賢

漢黨錮之禍知名賢士死者以百數海內塗
炭其名迹章章者並載于史而一時牽連獲
罪甘心以受刑誅皆節義之士而位行不顯
僅能附見甚者多李膺死門生故吏並被禁

錮侍御史景毅之子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
及於譴教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
以漏籍苟安遂自表免歸高城人巴肅被收
自載詣縣縣令欲解印綬與俱云肅不可范
滂在征羗詔下急捕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
閉傳舍伏床而泣滂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
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
以罪累君張儉亡命困迫遁走所至破家相
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復流轉東萊

上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謂曰張
儉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撫篤
曰蘧伯玉耻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尊仁義
歎息而去儉得免後數年上祿長和海言
黨人錮及五族非經常之法由是自從祖以
下皆得解釋此數君子之賢如是東漢尚名
節斯其驗歟

漢代文書式

漢代文書臣下奏朝廷朝廷下郡國有漢官

典儀漢舊儀等所載然不若金石刻所著見者為明白史晨祠孔廟碑前去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末云臣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副言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樊毅復華下民租碑前後與此同無極山碑光和四年某月辛卯朔二十二日壬子太常臣耽丞敏頓首上尚書末云臣耽愚戇頓首頓首

上尚書制曰可太常讀為承書從事某月十七日丁丑尚書令忠奏雒陽宮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尚書令忠下又云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太常耽丞敏下常山相孔廟碑前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末云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壬寅奏雒陽宮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

戒下魯相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末云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此碑有三公奏天子朝廷下郡國郡國上公府三式始末詳備文惠公隸釋有之無極山祠事以丁丑日奏雒陽宮亦是日下太常孔廟事以壬寅日奏雒陽宮亦以是日下魯相又以見漢世文書之不滯留也

資治通鑑

司馬公修資治通鑑辟范夢得為官屬嘗以手帖論續述之要大氏欲如左傳叙事之體又云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為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為唐高祖更不稱隋義寧二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故此書用以為法然究其所窮頗有窒而不通之處公意正以春秋定公為例於未即位即書正月為其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則

次年之事不得復係於昭故定雖未立自當
追書無經文至簡不過一二十字一覽可以
了解若通鑑則不伴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便
以為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
義寧後一卷則為唐高祖蓋凡涉歷三卷而
煬帝固存方書其在江都時事明皇後卷之
首標為肅宗至德元載至一卷之半方書太
子即位代代宗下卷云上方勵精求治不次
用人乃是德宗也莊宗同光四年便係於天成

以為明宗而卷內書命李嗣源討鄴至次卷
首莊宗方殂潞王清泰三年便標為晉高祖
而卷內書石敬瑭反至卷末始為晉天福凡
此之類殊費分說此外如晉宋諸胡僭國所
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纖悉必書有至二百
字者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
魏都坐大官章安侯懿天部大人白馬文正
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觀鎮遠將軍平舒侯
燕鳳平昌宣王和其奴卒皆無關於社稷

治亂而周勃薨乃不書及書漢章帝行幸長
安進幸槐里岐山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
高陵十二月丁亥還宮又乙未幸東阿北登
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卯還宮又書魏
主七月戊子如魚池登青岡原甲午還宮八
月己亥如彌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宮如
此行役無歲無之皆可省也

弱小不量力

楚莊王伐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

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滅蕭楚伐莒
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
人殺之楚師圍莒莒潰遂入郟齊侯伐魯圍
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
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
諸城上齊遂取龍夫以齊楚之大而莒一小
國蕭一附庸龍一邊邑方受攻之際幸能囚
執其人強敵許以勿殺而退師乃不度德量
力致怨於彼至於亡滅可謂失計傳稱子產

善相小國使當此時必有以處之矣

田橫呂布

田橫既敗竄居海陽中高帝遣使召之曰橫
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橫遂與二客詣雒陽
將至謂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
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
已甚矣即自刎橫不顧王侯之爵視死如歸
故漢祖流涕稱其賢班固以為雄材韓退之
道出其墓下為文以弔曰自古死者非一夫

子至今有耿光其英烈凜然至今猶有生氣
也呂布為曹操所縛將死之際乃語操曰明
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
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竟殺之布之材未
必在橫下而欲忍耻事讎故東坡詩曰猶勝
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蓋笑之也劉
守光以燕敗為晉王所擒既知不免猶呼曰
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此
又庸奴下才無足責者

中山宜陽

戰國事雜出於諸書故有不可考信者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故任座云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翟璜云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李克而趙世家書武靈王以中山負齊之強侵暴其地銳欲報之至於變胡服習騎射累年乃與齊燕共滅之遷其王於膚施此去魏文侯時已百年中山不應既亡而復存且膚施屬上郡本

魏地為秦所取非趙可得而置它人誠不可曉惟樂毅傳云魏取中山後中山復國趙復滅之史記六國表威烈王才二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周定王之孫西周桓公之子此尤不然宜陽於韓為大縣顯王三十四年秦伐韓拔之故屈宜臼云前年秦拔宜陽正是昭侯時歷宣惠王襄王而秦甘茂又拔宜陽相去幾三十年得非韓嘗失此邑既而復取之乎

相六畜

莊子載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狗馬荀子論堅白同異云曾不如好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史記褚先生於日者傳後云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今時相馬者間有之相牛者殆絕所謂雞狗彘者不復聞之矣劉向七畧相六畜三十八卷謂骨法之度數今無一存

卜筮不同

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有龜從筮逆之說禮記卜筮不相襲謂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以為瀆龜莢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魯穆姜徙居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杜預注云周禮太卜掌三易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史疑古易遇八為不

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也漢武帝時
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
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
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
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
為主則曆卜諸家自古蓋不同矣唐呂才作
廣濟陰陽百忌曆世多用之近又有三曆會
同集蒐羅詳盡姑以擇日一事論之一年三
百六十日若泥而不通殆無一日可用也

日者

墨子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曰
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
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
而反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
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
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
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
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子之言

不可用也史記作日者列傳蓋本於此徐廣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如以五行所直之日而殺其方龍不知其旨安在亦可謂怪矣

柳子厚黨叔文

柳子厚劉夢得皆坐王叔文黨廢黜劉頗飾非解謗而柳獨不然其答許孟容書云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百

不一得一旦快意更恣怨讟訶萬狀盡為敵讎及為叔文母劉夫人墓銘極其稱誦謂叔文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待詔禁中道合儲后獻可替否有康弼調護之勤訏謨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內贊謨畫不廢其位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終于堂知道之士為蒼生惜焉其語如此夢得自作傳云順宗即位時有寒雋王叔文以善奕棋得通籍博望因間隙得言及

時事上大奇之叔文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
唯呂溫李景儉柳宗元以為信然三子皆與
子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
以口辯移人既得用其所施為人以為當
上素被疾詔下內禪宮掖事祕功歸貴臣於
是叔文貶死韓退之於兩人為執友至修順
宗實錄直書其事云叔文密結有當時名欲
僥倖而速進者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
為死交蹤跡詭祕既得志劉柳主謀議唱和

采聽外事及敗其黨皆斥逐此論切當雖朋
友之義不能以少蔽也

漢武心術

史記龜策傳令上即位博開執能之路悉延
百端之學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數年之間
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
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
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
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

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下筮射蠱道巫蠱時
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
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
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漢書音義以
為史遷沒後十篇闕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
先生補闕言辭鄙陋日者龜策列傳在焉故
後人頗薄其書然此卷首言今上即位則是
史遷指武帝其載巫蠱之寃如是今之論議
者畧不及之資治通鑑亦棄不取使丘子明

之惡不復著見此由武帝博采異端馴致斯
禍儻心術趨於正當不如是之酷也

禁天高之稱

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天高上大
之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為姜九族
稱高祖者為長祖政和中禁中外不許以龍
天君玉帝上聖皇等為名字於是毛友龍但
名友葉天將但名將樂天作但名作句龍如
淵但名句如淵衛上達賜名仲達葛君仲改

為師仲方天任為大任方天若為元若余聖
求為應求周綱字君舉改曰元舉程振字伯
玉改曰伯起程瑀亦字伯玉改曰伯禹張讀
字聖行改曰彥行蓋蔡京當國過絕史學故
無有知周事者宣和七年七月

手詔以昨臣僚建諸士庶名字有犯天玉君
聖及主字者悉禁既非

上帝名諱又無經據諂佞不根貽譏後世罷
之

宣和冗官

宣和元年蔡京將去相位臣僚方疏官僚冗
濫之敝大畧云自去歲七月至今年三月遷
官論賞者五千餘人如辰州招弓弩手而樞
密院支差房推恩者八十四人兗州陞為府
而三省兵房推恩者三百三十六人至有入
仕才二年而轉十官者今吏部兩選朝奉大
夫至朝請大夫六百五十五員橫行右武大
夫至通侍二百二十九員修武郎至武功大

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員小使臣二萬三千七百餘員選人一萬六千五百餘員吏員猥冗差注不行詔三省樞密院令遵守成法然此詔以四月庚子下而明日辛丑以賞西陲誅討之功太師蔡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樞密院鄧洵武各與一子官執政皆遷秩天子命令如是即日廢格之京之罪惡至矣

容齋續筆卷第四

容齋續筆卷第五 十三則

秦隋之惡

自三代訖于五季為天下君而得罪於民為萬世所麾斥者莫若秦與隋豈二氏之惡浮於桀紂哉蓋秦之後即為漢隋之後即為唐皆享國久長一時論議之臣指引前世必首及之信而有證是以其事暴白於方來彌遠彌彰而不可蓋也嘗試哀舉之張耳曰秦為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

嶺之戍外內騷動頭會箕歛重以苛法使父子不相聊張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入關為天下除殘去賊陸賈曰秦任刑法不變卒滅嬴氏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賈山借秦為喻曰為宮室之麗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為馳道之麗後世不得邪徑而託足為葬殖之麗後世不得蓬顆而託葬以

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天下已壞而弗自知身死纔數月耳而宗廟滅絕賈誼曰商君遺禮誼乘仁息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滅四維而不張君臣乖亂六親殃戮萬民離叛社稷為虛又曰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鼂

錯曰秦發卒戍邊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
報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首倡天下從
之如流水又曰任不肖而信讒賊民力罷盡
矜奮自賢法令煩惜刑罰暴酷親踈皆危外
內咸怨絕祀亡世董仲舒曰秦重禁文學不
得挾書弃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
聖之道而顯為自恣苟簡之治自古以來未
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又
曰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

貪狼為俗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羣盜並起死
者相望而姦不息淮南王安曰秦使尉屠睢
攻越鑿渠通道曠日引久發適戍以備之往
者莫反亡逃相從群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
始興吾丘壽王曰秦廢王道立私議去仁恩
而任刑戮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主父偃
曰秦任勝戰之威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暴兵
露師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死者相
望天下始叛徐樂曰秦之末世民困而主不

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陳涉之
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嚴安曰秦一海內
之政壞諸侯之城為之巧權利者進篤厚忠
正者退法嚴令苛意廣心逸兵禍北結於胡
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天
天下大畔滅世絕祀司馬相如曰二世持身
不謹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宗廟滅絕伍被曰秦
為無道百姓欲為亂者十室而伍使徐福入
海欲為亂者十室而六使尉佗攻百越欲為

亂者十室而七作阿房之宮欲為亂者十室
而八路温舒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
吏是也賈捐之曰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天下
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劉向曰始皇葬於
驪山下錮三泉多殺宮人生瘞工匠計以萬
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梅福曰秦為無道削
仲尼之迹絕周公之軌禮壞樂崩王道不通
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歐除谷永曰秦所以二
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劉

歆曰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
罪道術由是遂滅凡漢人之論秦惡者如此
唐高祖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孫伏伽
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薛收傳秦王平洛
陽觀隋宮室歎曰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夸
侈收曰後主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為後世
笑張元素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
專法曰亂乎造乾陽殿伐木於豫章一材之
費已數十萬工乾陽畢功隋人解體魏證曰

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又曰隋
唯貴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為此無限而至於
亡方其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
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又曰恃其富強不
虞後患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宮
宮臺榭是飾外示威重內行險忌上下相蒙
人不堪命以致隕匹夫之手又曰文帝驕其
諸子使至夷滅馬周曰貯積者固有國之常
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

以資寇邪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
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
用陳子昂曰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疲
生人之力中國之難起身死人手宗廟為墟
楊相如曰煬帝自恃其疆不憂時政言同堯
舜迹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擲棄之吳兢曰
煬帝驕矜自負以為堯舜莫已若而諱亡憎
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自是
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

不知也柳宗元曰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
垠以為爐爨以毒燎煽以虐焰沸湧灼爛號
呼騰蹈李珣曰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
故二世而亡凡唐人之論隋惡者如此

漢唐二武

東坡云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
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美哉斯言
漢之武帝唐之武后不可謂不明而巫蠱之
禍羅織之獄天下塗炭后妃公卿交臂就戮

後世聞二武之名則憎惡之蔡確作詩用郝
甌山上元間事

宣和謂以吾比武后蘇轍用武帝奢侈窮兵
虛耗海內為諫疏

哲宗謂至引漢武上方

先朝皆以之得罪人君之立政可不監茲

玉川子

韓退之寄盧仝詩云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
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

無齒昨晚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每
騎屋山下窺瞰渾舍驚怕走折趾立召賊曹
呼五百盡取鼠輩尸諸市夫姦盜固不義然
必有謂而發非貪慕財貨財則挑暴子女如玉
川之負至於鄰僧乞米隔牆居者豈不知之
若為色而動窺見室家之好是以一赤脚老
婢隕命也惡少可謂枉箸一死予讀韓詩至
此不覺失笑仝集中有所思一篇其畧云當
時我醉美人家美入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

弃我去青樓珠箔天之涯夢中醉卧巫山雲
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
見愁人心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窓前疑是
君則其風味殊不淺韓詩當亦含譏諷乎

銀青階

唐自肅代以後賞人以官爵久而浸濫下至
州郡胥吏軍班校伍一命便帶銀青光祿大
夫階殆與無官者等明宗長興二年詔不得
薦銀青階為州縣官賤之至矣晉天福中中

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為十年以來諸道職掌
皆許推恩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
吏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
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節度州聽
奏大將十人它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
目官從之馮拯之父俊當周太祖時補安遠
鎮將以銀青光祿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
夫至

本朝端拱中拯登朝遇郊恩始贈大理評事

予八世從祖師暢暢子漢卿卿子膺圖在南
唐時皆得銀青階至檢校尚書祭酒然樂平
縣帖之全稱姓名其差徭正與里長等元豐
中李清臣論官制奏言

國朝踵襲近代因循之弊牙校有銀青光祿
大夫階卒長開國而有食邑蓋為此也今除
授蕃官猶用此制紹興二十八年廣西經畧
司申安化三州蠻豪全計等三百十八人進
奉乞補官勲皆三班借差三班差使悉帶銀

青祭酒而等第加勲文安公在西垣為之命
詞

買馬牧馬

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使
提督歲所綱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校得遷
秩轉資泐道數十州驛程券食廩園薪芻之
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
奮又三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以就水草亦
為逐處之患因讀五代舊史云唐明宗問樞

密使范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五千匹帝
歎曰太祖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
至終馬總及萬今有鐵馬如是而不能使九
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將之不至也延光奏曰
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
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
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民
何負哉明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愛民為念李
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蓄只如此

今蓋數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
明宗都洛陽正臨中州尚以為騎士無所施
然則今雖純用步卒亦未為失計也

杜詩用字

律詩用自字相字共字獨字誰字之類皆是
實字及彼我所稱當以為對故杜老未嘗不
然今略紀其句于此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
留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衰顏聊自哂小
吏最相輕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百鳥各

相命孤雲無自心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
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暗飛螢自照水宿
鳥相呼猿挂時相學鷗行烟自如自吟詩送
老相勸酒開顏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
本自雙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
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梅花欲
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桃花氣暖眼自
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此以自字對相字也自
須開竹徑誰道避雲蘿自笑燈前舞誰憐醉

後歌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哀歌時自短
醉舞為誰醒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永夜
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此以自字對
誰字也野人時獨往雲水曉相叅正月鶯相
見非時鳥共聞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
病相親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此以共
字獨字對相字也

虞書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漢文帝詔始云有
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
武帝詔亦云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
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
者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髡犯宮者罪
罪草屨也大辟者布衣無領其說雖未必然
楊雄法言唐虞象刑惟明說者引前詔以證
然則唐虞之所以齊民禮義榮辱而已不專
於刑也秦之末年赭衣半道而姦不息

國朝之制減死一等及胥吏兵卒配徒者涅
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識之耳
久而益多每郡牢城營其額常溢殆至十餘
萬兇盜處之恬然蓋習熟而無所耻也羅隱
諺書云九人冠而一人髻則髻者慕而冠者
勝九人髻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髻者勝正
謂是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
若使民常畏死則為惡者吾得執而殺之孰
敢可謂至言荀卿謂象刑為治古不然亦正

論也

崔常牛李

士大夫一時論議自各有是非不當一一校其平生賢否也常衮為宰相唐德宗初立議羣臣喪服衮以為遺詔云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羣臣亦當如之祐甫以為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衮不能堪奏貶祐甫已而衮

坐欺罔貶祐甫代之議者以祐甫之賢遠出衮右故不復評其事然揆之以理則衮之言為然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欲因是禱西戎腹心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宰相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夫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彼若來責失信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

州何所用之文宗以為然詔以誠歸吐蕃由
是德裕僧孺益深議者亦以德裕賢於僧孺
咸謂牛李私憾不釋僧孺嫉德裕之功故沮
其事然以今觀之則僧孺為得司馬溫公斷
之以義利兩人曲直始分

盜賊怨官吏

陳勝初起兵諸郡縣苦秦吏暴爭殺其長吏
以應勝晉安帝時孫恩亂東土所至醢諸縣
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隋大業

末羣盜蜂起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黃
巢陷京師其徒各出大掠殺人滿街巢不能
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宣和中方臘為亂
陷數州凡得官吏必得斷鬻支體探其肺腸
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
杭卒陳通為逆每獲一命官亦即梟斬豈非
貪殘者為吏倚勢虐民比屋抱恨思一有所
出久矣故乘時肆志人自為怒乎

作詩先賦韻

南朝人作詩多先賦韻如梁武帝華光殿宴
飲連句沈約賦韻曹景宗不得韻啓求之乃
得競病兩字之類是也予家有陳後主文集
十卷載王師獻捷賀樂文思預席群僚各賦
一字仍成韻上得盛病柄令橫映負併鏡慶
十字宴宣猷堂得迮格白赫易夕擲斥坼啞
十字幸舍人省得日謚一瑟畢訖橘質帙實
十字如此者凡數十篇今人無此格也

后妃命數

左傳所載鄭文公之子十餘人其母皆貴胄
而子多不得其死惟賤妾燕姑生穆公獨繼
父有國子孫蕃衍盛大與鄭存亡薄姬入漢
王宮歲餘不得幸其所善管夫人趙子兒先
幸漢王為言其故王即召幸之歲中生文帝
自有子後希見及吕后幽諸幸姬不得出宮
而薄氏以希見故得從子之代為代太后終
之承漢大業者文帝也景帝召程姬程姬有
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往上醉不

知而幸之遂有身生長沙王發以母微無寵
故王早濕貧國漢之宗室十有餘萬人而中
興炎祚成四百年之基者發之五世孫光武
也元帝為太子所愛司馬良娣死怒諸娣妾
莫得見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五人虞
侍太子后令旁長御問所欲太子殊無意於
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彊應曰此中一人可
乃王政君也壹幸有身生成帝自有子後希
復進見然歷漢四世為天下母六十餘載觀

此四后妃者可謂承恩有限而光華啓佑與
同輩遠絕政君遂為先漢之禍天之所命其
亦各有數乎

徽宗皇帝有子三十人唯

高宗皇帝再復大業

顯仁皇后在宮掖時亦不肯與同列爭進甚
類薄太后云

公為尊稱

柳子厚房公銘陰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

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唐之最著者曰房公東坡墨君亭記云凡人相與稱呼者貴之則曰公范曄漢史惟三公乃以姓配之未嘗或紊如鄧禹稱鄧公吳漢稱吳公伏公湛宋公宏年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陳公寵橋公玄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曹公操是也三國亦有諸葛

公司馬公顧公張公之目其在
本朝唯韓公富公范公歐陽公司馬公蘇公
為最著也

臺城少城

晉宋間謂朝廷禁省為臺故稱禁城為臺城
官軍為臺軍使者為臺使卿士為臺官法令
為臺格需科則曰臺有求須調發則曰臺所
遣兵劉夢得賦金陵五詠故有臺城一篇今
人於它處指言建康為臺城則非也晉益州

刺史治太城蜀郡太守治少城皆在城都猶
云大城小城耳杜子美在蜀日賦詩故有東
望少城之句今人於它處指城都為少城則
非也

容齋續筆卷第五

